

【烟火人间】

太极和“鬼步”

□翟长付

小区娱乐场地，每天晚上都很热闹。有慢悠悠的太极拳，还有快节奏的鬼步舞，两拨人各占娱乐场的一个角落。

跳鬼步舞的领队丫丫，二十多岁；打太极的组织者是富叔，头发花白。巧的是，两个人和我同住8栋，丫丫家在顶楼，富叔和我住在3楼。

刚开始时，娱乐场里富叔他们打太极，还有一大帮人跳广场舞，后来跳广场舞的人多了，就转移到公园去跳了。每天太阳一下山，富叔就带着一帮老头和老太太，开着个小音箱，放的都是轻音乐，有古琴调子，也有古筝曲子。大伙儿慢悠悠地抬手屈膝转身，一招一式稳稳当当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俩年轻人在边上练“鬼步”，音乐一响，富叔他们的轻音乐被盖了下去。后来人越来越多，丫丫就挑了头，组了个“鬼步”舞队，那音乐鼓点声音很吵，隔着两栋楼都能听见。

丫丫他们的音乐一开，富叔这边太极就没法练了。富叔去找丫丫说过两回，丫丫笑着说：“爷，我们就跳俩小时，完了就走。”富叔这边的老伙计们不开心了，有几个大妈搬了椅子，坐到鬼步舞的场地中间。两拨人吵到物业，物业调解了几回，各说各的理，没个结果，最后这事落到了我们业委会头上。

我心里想，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没必要为这点事闹得不愉快。周末一早，我约了他俩在小区门口的茶馆喝茶。富叔捧着茶杯，先开了口：“不是我们不讲理，主要是那音乐太吵，我们这把老骨头，经不起那折腾。”丫丫也急了：“爷，我们白天上班，就晚上有空活动活动，声音小点没那感觉啊。”

我给俩人续上茶，笑着说：“富叔，年轻人爱热闹，也是好事；丫丫，老伙计们想清静锻炼，也没错。要不这样，你们俩分个时间段？”我提了个方案：晚上七点到九点归丫丫他们，音量调小些，别吵着楼里休息的。早上七点到九点留给富叔他们，也不用太早，免得扰了上班的年轻人。

富叔喝了口茶，没说话。丫丫看了看富叔，又看了看我说：“行啊，只要能跳，声音小点就小点，我们多喊几嗓子给自己打拍子。”富叔这才点点头：“行，年轻人也不容易，我们互相让着点。”我拉着俩人的手握在一起，双方握手言和了。

富叔的孙女跟丫丫岁数一般大，也加入了鬼步舞队。富叔每天晚上搬个小马扎，坐在边上看孙女跳舞，看到兴头上，还会跟着鼓点轻轻点头。有回丫丫教富叔跳了个简单的滑步，富叔学得慢，脚底下拌了好几回，惹得大伙直笑。

小区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慢有快，有静有闹。就像太极和“鬼步”，看着不一样，都是在业余时间，找点乐趣。互相让一步，多想想对方的好，业余生活就更丰富了。

【城市笔记】

雨天里的杨花

□彭春来

往返高速，我几乎一到两个星期就要回娘家一次。一晃父亲90岁了，母亲80岁了，在沪打工的日子特别思念他们。

回到娘家刷刷洗洗后，驿动的心开始变得安静。江南烟雨梦逐归，这样的天气，一位来客，刹时打断了我的宁静，她的到来犹如一粒石子投入心海，让我的心立马泛起了涟漪。

一早起来，老父嘴里就不停唠叨着：怎么小杨还不来？小杨就是那位社区义工，老母亲立马兴奋地补充着。就在这时听到敲门声，真的是说曹操曹操就到。叔叔阿姨我来了啊！听见其音，两个老人面露喜色立马去开门。

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面带微笑，穿着一身红色义工服，拎着一袋义工服务工具的女士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义工杨花，五十四岁，与我同龄。社区义工，是政府推行的实在便民服务项目的志愿者。

杨花来我父母这里已有段日子了，勤快不说，嘴巴也甜。老父亲耳聋眼花已久，说话交流以前全靠老母亲，自从杨花按时来我家后，孤独的两老就立马把家中大大小小的琐事一一诉说，杨花时不时地利用服务时间耐心聆听。这回老父亲高兴地对我说：你不常在家，我就把杨花当成你了，像我的女儿，我的小棉袄，我真的喜欢她！老头表白式的话语一下让我哈哈大笑，转眼看杨花，也是笑得合不拢嘴，连连说着：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叔叔阿姨高抬我了！高抬我了！

的确，杨花服务手艺不错。剃刀咔嚓几下，就把父亲的细软白发剪得整整齐齐。而此刻的老父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听着杨花的口令，抬头，偏左，偏右……一个平常耳聋的老头就在她的手势指挥下，任其自行。地上串起了头发花，杨花便拿起扫帚打扫起来。老父嘴角的胡子长得硬了，杨花又拿起伏软膏，轻轻地细细地帮着用热毛巾敷了后，胡子便随着她手中的剃刀游走。一番操作，驾轻就熟。

我问：“这个剃头活是拜师学艺来的吗？”
“熟能生巧呗，多干了自然得心应手。”

一来一去，同龄人很快熟络了，我好奇：“怎么想当义工的？”

杨花说：“我在家也没什么事，能够为老人服务，我是真心愿意做的，加上家人也支持我。每次看到老人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就特别开心。你家老人特别配合，我也心生欢喜；碰上不配合的老人，我有时也会打退堂鼓。但过后一想，肯定是自己做的不好。我就反思：是不是自己手重了，让老人不舒服？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中，慢慢培养与老人之间的默契度。每次看到自己服务过后，老人们的笑脸，我就觉得这一天没白忙活。在拉家常的过程中，老人们与我建立起来了一种不设防恰似亲人的感情，让我温暖又感动。义工工作让我义无反顾，感觉充实！有成就感！在这条路上，我会继续做好干好！”

跟杨花拉着家常，一股暖流从我心头升起！
杨花离去时，依依不舍的是我的父母，而我的心头也满是感动感激。剃头、喂药、量血压、手足护理，问寒问暖，比较一下，我这个亲女儿也没能做到按时为老人剪指甲、陪聊。欢声笑语，哄得父母眉开眼笑；温暖贴心，这样的便民服务实实在在，能量满满！

身在异乡，家中有义工在，心便安然！

【步履寻章】

减法

□梁凌

友人邀我去听琴。

琴会不在音乐厅，而在郊外一处废弃的工厂。厂房的铁皮屋顶早已锈蚀，阳光从破洞漏下，照在野草间。杂草从裂缝中钻出，在风中摇曳。我们到时，已有三五人席地而坐，当中一架古琴，再无他物。

弹琴的是位老者，白发稀疏，手指枯瘦，拨弦时却有力。他的指甲修剪得极短，指尖与琴弦接触的瞬间，仿佛有火花迸溅。一曲《平沙落雁》终了，余音在铁皮墙壁间碰撞，渐渐消散于野草之中。这声音不像在音乐厅里那般被吸音材料吞噬，而是自由地游走，最后融入初秋的风。

琴闲时间，大家喝茶聊天，座中有位建筑设计师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给我们看他收藏的梁思成手稿。那纸上线条极简，只勾勒出建筑的大致轮廓，却自有一种气韵流动。他说这寥寥数笔，比精细的效果图更见功力。现代建筑师用电脑渲染出逼真的效果图，连窗帘的褶皱都纤毫毕现，却往往失却了建筑的精魂。

“好的设计，是做减法。”他说，“把不必要的都去掉，剩下的才是本质。”

这使我想起米开朗基罗的话：雕像本来就在石头里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。创作如此，生活何尝不是呢？

人占有物，物亦占有人。那些多余的东西，日日吸食主人的精力。柜中不穿的衣服，架上不读的书，抽屉里无用的小玩意儿，都在暗中标好价码，要人付出整理、清洁、保管的工夫。看似是装饰，实则是负担。

我认识一位杂志编辑，桌上永远只有一支钢笔，一叠稿纸，一杯清茶。他说年轻时也喜欢收集各种文具，后来发现用得上的不过一两样。多余的物件如同多余的念头，徒乱人意。现在他写稿时，连茶杯都要放在视线之外，生怕那抹绿色分散了注意力。

食物亦然。老饕们总以为美味在于堆砌，其实一碗白粥，一碟咸菜，若能专心品味，反得真味。我见过一位美食家，每餐只吃三样菜，但咀嚼极慢，一顿饭要吃上一个钟头。他说这样才能尝出食材本来的味道。如果只追求饕餮盛宴，舌头被各种调味料麻痹，反而尝不出食物真味。就像那些塞满配菜的汉堡，吃下去只记得酱料的味道，牛肉本身是何种滋味反倒模糊了。

母亲从前爱囤积旧物，衣柜塞得关不上门。自从大病一场后，忽然开了窍，在将几十年不用的东西尽数丢弃后，她说连呼吸都顺畅了。那些塞在床底下的旧毛衣，压在箱底的过时外套，占据了大半个阳台的瓶瓶罐罐，终于不再拖累她的生活。她说看着空出来的空间，心里也敞亮了许多。

琴声又起，这次是一曲《流水》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那声音不是从琴弦上来，倒像是厂房缝隙中渗入的风声，从草尖滴落的露水声。

在这个被遗弃的空间里，在简化的午后，我忽然明白了“大音希声”。

少即是多。空厂房里的琴声，比音乐厅中的交响乐更动人。生活就像这废弃的厂房，剥去所有装饰，剩下的结构，反而显露出惊人的美感。